

中英应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的对比研究

纪亚轩

延边大学外国语学院, 吉林 延边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9月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17日

摘要

本研究以互动元话语、跨文化修辞和英语作为学术通用语(ELF)视角为基础, 采用IMRD语步模式, 通过构建中英应用语言学领域平行语料库(各含50篇期刊论文摘要), 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 对比了中英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hedges)和增强标记语(boosters)的使用异同。研究发现: 1) 总体上, 中文摘要使用更多增强标记语和更少模糊限制语, 而英文摘要则相反; 2) 在语步分布上, 两类摘要的增强标记语均集中于“结果”部分, 但模糊限制语的分布存在差异, 中文集中于“结果”和“讨论”, 英文则在“引言”、“结果”、“讨论”中均高频出现; 3) 在表现形式上, 中文增强标记语种类更多样, 而英文模糊限制语种类更丰富。本研究的推进在于将总体频率、语步位置、词项语用和期刊制度结合为多层解释框架, 并明确语种、期刊与作者构成相互混杂所限定的推论边界。

关键词

模糊限制语, 增强标记语, 互动元话语, 跨文化修辞, 英语作为学术通用语

A Contrastive Study of Hedges and Booster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pplied Linguistics Article Abstracts

Yaxuan J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bian University, Yanbian Jilin

Received: August 1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3,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draws on 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 cross-cultural rhetoric,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文章引用: 纪亚轩. 中英应用语言学论文摘要中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的对比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484-493. DOI: 10.12677/ml.2026.149947

Franca (ELF) perspectives. Adopting the IMRD move framework, it constructs a parallel corpus of 50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each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 applied linguistics journals and employs a combination of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s to compare the use of hedges and boosters in the two languag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overall, Chinese abstracts use more boosters and fewer hedges, whereas English abstracts show the opposite pattern; (2) in terms of move distribution, boosters in both sets of abstracts concentrate in the Results section, while hedges differ in their distribution—in Chinese abstracts they cluster i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whereas in English abstracts they occur frequently across Introduction, Results, and Discussion; and (3) regarding formal realization, Chinese boosters exhibit greater lexical variety, while English hedges are more diverse in form.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integrating overall frequency, move position, lexical pragmatics, and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of journals into a multi-layered explanatory framework, while delineating the inferential boundaries imposed by the interplay of language, journal type, and author composition.

Keywords

Hedges, Boosters,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tercultural Rhetoric,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ELF)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学术论文摘要最先展示作者的研究成果。它不仅要精确概括研究的核心内容，更具有吸引读者及争取学术认可的关键作用。在这有限的篇幅内，如何在陈述客观事实与展现研究价值之间取得平衡，其互动元话语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

学术写作中的元话语并非命题之外的装饰，而是作者组织论述、标示承诺强度并预设读者反应的资源[1]。Thompson 将作者-读者互动区分为引导语篇理解的交互式资源与协商立场关系的互动式资源[2]；Hyland 据此把模糊限制语和增强标记语纳入互动元话语体系[3]。前者降低对命题的承诺或限定适用范围，后者压缩其他解释空间并强化确定性。两者不是简单对立：同一摘要可借助模糊限制语校准证据，同时借助增强标记语突出可被共同体接受的核心发现。

2.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2.1. 元话语定义及分类

在本文的操作框架中，交互式元话语帮助读者追踪文本组织，互动式元话语则呈现作者对命题、读者和共同体规范的定位。分析对象限定为后者中的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并以词项、语步和上下文三者的对应关系判断其功能；仅出现于预设词表中的形式，不自动被计入立场标记。

模糊限制语的经典讨论始于 Lakoff 对模糊范畴与真值边界的分析[4]。在学术语篇中，Hyland 进一步把它界定为降低作者对命题真实性的完全承诺、标示解释余地或限制适用范围的语言资源[5]。因此，模糊限制并不等同于含混或缺乏信心；它也可以准确呈现证据强度、概率、数量近似、样本边界与未来可能性。

增强标记语则用于提高作者对命题的承诺，压缩其他解释空间，或强调证据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其

实现形式可以是确定性副词、认知或报告动词、情态结构及评价性表达。但“show”“demonstrate”“表明”“证实”等形式的实际强化程度仍取决于主语、补语、证据来源和所在语步，不能仅凭词形作出判断。

据此，本文把模糊限制语视为校准承诺与界定范围的策略，把增强标记语视为强化证据关系与凸显主张的策略。两者都参与作者与读者的协商和学术权威建构，而且可以在同一句或同一语步中互补共现。该功能定义也意味着：词表检索只能产生候选项，最终分类必须结合语境。

2.2. 体裁、跨文化修辞与 ELF：多层次分析框架

本研究以体裁分析为基本路径，将摘要操作性划分为引言/目的(I)、方法(M)、结果(R)和讨论/结论(D)四个功能语步。体裁分析关注特定话语共同体中反复出现的交际目的及其语言实现，而不是将某一语言形式与某一功能机械对应[6]。因此，IMRD 在本文中既是标注框架，也是连接词项选择与交际任务的中介层：同一模糊限制语或增强标记语进入不同语步时，其作用可能分别指向研究范围、方法适用性、证据强度或结论外推。本文据此先确定词项所在语步，再结合其命题作用域判断语用功能。

对比修辞学为跨语言写作研究提供了重要起点。Kaplan 将篇章组织差异与语言文化经验联系起来[7]，Connor 随后将这一传统扩展至二语写作、体裁和教学等领域[8]。不过，若把“中文写作”与“英文写作”分别视为稳定、同质的文化实体，容易把样本差异本质化，并忽略学科、体裁、期刊制度、作者经历和具体交际任务。Connor 后来提出的跨文化修辞更强调文本与社会情境、写作过程及互动关系的共同作用[9]；近年来的理论反思也主张从固定文化类型转向写作者与读者如何建立共同基础[10]。因此，本文仅将语言文化传统视为可能的背景条件，不把它作为频率差异的单一原因。

英语学术发表还处于英语作为学术通用语(ELF)的生态之中。国际期刊中的英语由不同语言背景的作者共同使用和塑造，不能简单等同于“英语母语者规范”[11]。研究出版英语(ERPP)的标准语言模式与多样化模式之间仍存在张力[12]，ELF 学术写作中的立场选择也会随学科、作者经验和发表语境发生变化[13]。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把英文子语料视为国际期刊中的英语学术实践，而非同质的“西方写作群体”；解释框架由此形成三个相互关联的层次：词项与语步的微观功能、期刊定位与投稿规范的中观约束，以及跨文化修辞与 ELF 学术生态的宏观背景。

2.3. 近年研究与本研究的推进

中英文应用语言学摘要中的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并非尚未被直接比较。Hu 和 Cao 较早以 649 篇中英文应用语言学期刊摘要为语料，发现英语期刊摘要使用更多模糊限制语，而中文期刊摘要使用更多增强标记语，奠定了本议题的直接经验基础[14]。此后，研究开始把两类立场资源与作者身份和发表情境联系起来：Wang 和 Zeng 考察了自我提及与模糊限制语、增强标记语的协同使用[15]；Gong 等比较同一批中国学者发表的中英文论文，显示作者会随发表语言和场域调整互动元话语选择[16]。这些研究表明，立场标记既是语言形式，也是作者在具体共同体中配置证据、身份与读者关系的资源。

近五年的相关工作进一步从总体频率转向语步、功能与语境。Ekoç-Özçelik 比较中、土学者的英语 ELT 摘要，发现共同学科、预期读者和 ELF 环境可与语言背景共同解释相似与差异[17]；Chen 和 Huang 结合 24 名作者、16 名审稿人及 27 篇摘要，提示清晰的期刊指南与评审标准会影响摘要写作[18]；陈庆斌和时会杰考察了语言学摘要不同语步中的立场分布[19]；Qiu 等以 264 万词语料显示篇章位置显著调节互动元话语功能，并指出纯词表法的局限[20]。此外，Dontcheva-Navratilova 把语料统计与功能分析结合以比较学习者和已发表论文[21]；Chaisiri 等联合分析 90 篇应用语言学摘要的语步、模糊限制语和增强标记语[22]；Saidi 和 Talebi 则发现同一 EAP 分支的不同发表场域也可形成不同语步组合[23]。最新研究进

一步把双语摘要指南视为连接本土知识与全球传播的制度性环节[24]。

据此, 本研究的空缺不在于首次发现中英文摘要存在差异, 而在于提高解释的分辨率。既有研究仍常把整篇摘要的频率差异直接连接到宽泛的语言或文化属性, 对词项在局部语境中的多功能性、期刊遴选标准及国际学术英语的异质性讨论不足。与此同时, 词表命中不必然等于立场功能: 例如, “能”可以表示能力而非认识可能性, “显著”既可能报告统计检验, 也可能只是评价性强化, “发现/表明/show”所表达的承诺强度还取决于主语、补语及证据来源。忽略这些条件会放大类别之间的表面差异。

本研究据此作出两方面推进。理论上, 将早期对比修辞的宏观视角改写为“微观词项与语步 - 中观期刊规范 - 宏观跨文化修辞与 ELF 生态”的多层解释, 并保留作者能动性。方法上, 构建同一学科、同期的中英文可比摘要语料库, 在总体分布之外结合 IMRD 语步、具体语境和期刊投稿规范进行互证。本文的目标不是从样本反推中英写作者的固有属性, 而是说明两类立场资源如何在特定摘要任务与发表环境中被不同配置, 并明确语言、期刊与作者变量尚未完全分离这一推论边界。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问题

问题 1: 中英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摘要中, 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的总体使用频率、语步分布模式及典型语言表现形式存在哪些异同?

问题 2: 中英应用语言学期刊论文摘要中, 模糊限制语与增强标记语的核心语用功能与修辞策略有何异同?

问题 3: 在本研究语料范围内, 语步功能、词项语用、期刊定位与 ELF 读者设计如何共同解释两类标记语的分布差异?

3.2. 研究设计

本研究构建双语可比语料库。中文子库从 CSSCI 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中抽取同期发表的 50 篇中文应用语言学研究论文摘要; 英文子库从 SSCI 期刊 *Applied Linguistics* 和 *TESOL Quarterly* 中抽取同期、同类的 50 篇英文摘要。筛选记录显示, 中文摘要作者均以汉语为第一语言, 英文摘要作者中不含可识别的汉语第一语言作者。两个子库分别包含 14139 个汉字和 9969 个英文词。由于汉字与英文词并非等值单位, 本文不再把“字 - 词”数量比视为严格的跨语种可比依据, 而是同时报告原始频次与各子库内每千单位标准化频率。本文所称“中英文差异”首先是三个期刊样本之间的描述性差异, 不能直接等同于母语、国别或文化的净效应。

首先, 采用统一的 IMRD 四语步模式对全部摘要进行人工标注。其次, 英文候选项依据前述互动元话语分类框架识别; 中文候选项在文献阅读、英汉词表对照和预分析基础上建立。所有候选项均回到检索行和句际语境复核, 以排除能力、许可、统计术语或中性报告等非目标用法。最后, 分别计算原始频次、子库内每千字/词标准化频率及各语步占比, 并选择典型实例分析命题作用域和语用功能。由于本文未报告显著性检验统计量, 结果部分只作描述性比较, 不使用“显著高于/低于”等推断性表述。

4. 结果与讨论

4.1. 总体分布

按照上述操作性定义, 对两个子库中的模糊限制语和增强标记语进行检索、语境复核与统计, 总体分布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hedges and boosters
表 1. 不同元话语标记的描述性统计数据

语言	模糊限制语	增强标记语	总词数
中文摘要	86	204	14,139
英文摘要	101	49	9969

表 1 列出原始频次及子库规模。换算后, 中文子库的模糊限制语为 6.08 次/千字, 增强标记语为 14.43 次/千字; 英文子库相应为 10.13 次/千词和 4.92 次/千词。中文样本中增强标记语较多, 英文样本中模糊限制语较多。鉴于汉字与英文词的切分和信息承载并不等值, 标准化值仅用于描述子库内部模式; 跨语种解释还须结合语步与具体语境。

4.2. 语步分布与词项的语境化功能

在完成人工语步标注后, 表 2 呈现两类标记语在 I、M、R、D 四个语步中的分布比例。以下分析将比例视为样本内的描述性结果, 并结合词项所修饰的命题和相邻语境判断功能; 仅凭词表中出现某一形式, 不能直接推断写作者的立场强度。

Table 2. Frequencies and percentages by rhetorical move
表 2. 语步分布频次与占比

语言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模糊限制语频次(占比)	增强标记语频次(占比)	模糊限制语频次(占比)	增强标记语频次(占比)
引言	4.20%	6.00%	23.60%	16.00%
方法	8.30%	7.70%	12.40%	14.40%
结果	42.60%	58.50%	37.60%	46.69%
讨论	44.90%	27.90%	26.40%	22.70%

中文子语料中, 模糊限制语主要分布于结果语步(42.60%)和讨论语步(44.90%), 两者合计 87.50%; 增强标记语也主要位于结果语步(58.50%)和讨论语步(27.90%), 合计 86.40%。这说明两类资源都集中在从证据陈述走向意义解释的位置, 但承担的局部任务不同: 结果语步中的增强标记语常用于突出证据与发现之间的联系, 模糊限制语则可限定推论范围; 讨论语步中的模糊限制语更多参与建议、可能影响或外推边界的表达。该分布不能单独证明中文摘要“更确定”或“更谨慎”, 还需考察具体命题。

英文子语料中, 模糊限制语在结果语步占 37.60%, 在讨论和引言语步分别占 26.40%和 23.60%, 方法语步为 12.40%; 增强标记语以结果语步为中心(46.69%), 其余依次为讨论(22.70%)、引言(16.00%)和方法(14.40%)。两种语言样本的共同点是增强标记语均在结果语步最集中; 差异主要体现为英文样本的模糊限制语较早进入引言语步, 并在多个语步间分布得更均衡。这一模式更适合从摘要各语步的论证任务解释, 而不宜直接等同于两类写作者的稳定文化性格。

表 3 和表 4 列出的词项进一步显示, 形式类别与语用功能并非一一对应。“可能、may、might”通常降低对命题真值的承诺, “about”主要限定数量精度; “证实、表明、show、demonstrate”则把命题与证据来源连接起来, 但其强化程度取决于证据是否直接、主语是数据还是作者, 以及补语中是否另有范围限制。中文“可、能、可以、能够”还可能表示客观能力或条件许可, 英文“suggest、indicate”也可只是中性的结果报告。因而, 词频反映的是候选形式在本样本中的分布, 而“模糊”或“增强”的最终判定必须回到语境。

Table 3. Chinese hedges and boosters: types and frequencies
表 3. 中文学术论文摘要部分模糊限制语和增强标记语及频次

模糊限制语	出现频次	增强标记语	出现频次
可	18	显著	57
主要	12	发现	39
能	12	表明	25
可以	9	表现	22
能够	9	显示	13
能否	4	说明	7
可能	3	明显	7
应	3	反映	6
有一定	3	认为	5
一般	3	完全	5
基本	2	证实	4
倾向于	2	绝对	2
相对	1	彻底	2
常常	1	关键	2
几乎	1	证明	1
有些	1	由此可见	1
左右	1	确实	1
总体上	1	必然	1
		的确	1
		始终	1
		非常	1
		强调	1

在“分析生成式 AI 介入语言教育后可能带来的认知外包、身份错位和情感空心化等风险……”中，“可能”修饰尚待验证的前瞻性风险[25]。它并未否定风险判断，而是把断言限定为一种可论证的可能性，从而为后续经验检验保留空间。英文例句 “We conclude that what learners do with the task in the classroom may provide more pedagogically informative...” 中的 “may” 位于结论性推论内部[26]。句首 “We conclude” 明确承担作者立场，而 “may” 仅缩小由课堂行为外推至教学价值的承诺范围。二者并置说明，模糊限制语并不等于整体语气软弱，而可以服务于证据校准。

在“实验结果证实续作能增强学习者的情绪调控能力……”中，“证实”将后续命题呈现为受到实验结果支持的发现[27]，其增强作用指向证据 - 结论关系；“能”在此更接近效果或能力陈述，不能仅因形式与情态词相似便自动归为认识性模糊。该例说明中文词项也需要区分词汇类别与实际作用域。英文例句 “It also demonstrates potential of incorporat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ML in enhancing L2...” 同时包含 “demonstrates” 和 “potential” [28]：前者强化研究结果对某一方向的支持，后者限制可推广的应用前景。增强与模糊资源可以在同一句中作用于不同层级，因此二者不是简单此消彼长的对立项。

Table 4. English hedges and boosters: types and frequencies
表 4. 英文学术论文摘要部分模糊限制语和增强标记语及频次

模糊限制语	出现频次	增强标记语	出现频次
about	16	show (ed/n)	20
suggest (s/ed)	14	demonstrate (ed)	12
indicate (s/ed)	11	found	5
may	7	know (n)	5
rather	6	must	2
possible	5	believe	1
could	4	established	1
might	4	indeed	1
often	4	never	1
likely	3	think	1
mainly	3		
should	3		
typically	3		
argue (s)	2		
felt	2		
general	2		
mostly	2		
tend (s)	2		
around	1		
claims	1		
estimated	1		
generally	1		
largely	1		
relatively	1		
seems	1		
typical	1		

综上，英文样本中模糊限制语的形式类型较多、中文样本中增强标记语的高频类型较集中，是本语料的词汇实现特征；它并不等同于某种语言天然更善于表达谨慎或确定。更稳妥的解释是：语步任务决定需要校准何种主张，具体词项再以证据强度、适用范围、数量精度或未来可能性等方式实现这一任务。

4.3. 多层次语境解释

上述差异可能由多个层次共同形成：微观层面是语步任务、命题作用域和词项多功能性；中观层面是期刊的篇幅、读者定位与稿件遴选标准；宏观层面则是跨文化修辞与 ELF 学术传播生态。由于本研究是观察性语料对比，以下讨论旨在提出与数据相容的解释，而不是由频率差异直接证明某一语言、文化或期刊规范造成了这些结果。

4.3.1. 语步任务与词项选择

结果语步承担报告核心发现和建立证据充分性的任务，因此两种语言样本中的增强标记语都在该语步最集中；与此同时，作者需要防止由样本直接外推至更大总体，模糊限制语也会在结果和讨论语步出现。英文样本中引言语步的模糊限制语占比较高，可与界定问题范围、评估既有证据及提出研究缺口等任务联系；中文样本中的模糊限制语更多集中于结果和讨论，则与解释发现、提出启示和限定外推相吻合。这些是语步功能上的对应关系，并不意味着每一篇摘要均采用同一策略。

词项层面的差异还受到局部搭配和分类口径影响。“显著”若与 *p* 值、效应量或统计检验共现，首先是统计结果报告；缺少相应证据时，它才更接近评价性强化。“发现、表明、show、demonstrate”的承诺强度取决于主语和补语；“可、能、may、could”则需区分能力、许可、条件和认识可能性。同一形式跨语境变换功能、不同形式共同实现一种功能，都会使单纯的词形计数与实际修辞选择之间出现偏差。

英汉词汇语法资源确实为立场表达提供了不同的实现路径，但“形式库存不同”只能解释某些词项为何易于出现，不能独立解释作者为何在特定语步选择强化或弱化。因而，本研究把语言结构视为可供调用的资源，把交际任务和证据状态视为选择条件，避免由情态动词数量或词形丰富程度直接推导写作者群体的修辞偏好。

4.3.2. 期刊定位与投稿规范

期刊规范提供了比“中西文化差异”更接近发表实践的中观解释。按截至 2026 年 8 月 26 日可查的现行要求，《外语教学与研究》规定中文摘要约 200~300 字、英文摘要约 150~200 词，并强调选题的原创性、独到见解、理论价值和现实问题意识[29]。这些要求可能促使作者在有限篇幅内快速呈现发现和价值，但该刊同样重视论证质量，因此不能把增强标记语简单解释为本土文化偏好。

Applied Linguistics 要求摘要不超过 175 词，并关注研究的原创贡献、研究情境、设计和意义，以及对跨学科广泛读者的可理解性[30]。*TESOL Quarterly* 要求约 200 词的非结构式摘要，面向广泛的 TESOL 读者，强调理论 - 实践联系、原创且具有意义或实用价值的贡献，并通过开放科学指南强化方法与报告透明度[31]。这类标准同时产生两种修辞压力：作者既需用增强标记语清楚说明贡献，也需用模糊限制语把结论限定在证据可支持的范围内。

三种期刊的摘要长度要求总体接近，篇幅本身不足以解释全部差异；更可能相关的是读者范围、贡献呈现方式和证据透明度的组合。不过，投稿指南是制度性“可供性”和遴选压力的文本证据，并非作者实际选择某一词项的直接因果证据。此外，本文检索的是现行指南，未必完全等同于样本论文投稿时的历史版本。因此，期刊规范只能作为与语料模式相互印证的中观解释，后续仍需结合历年指南、编辑政策或作者访谈验证。

4.3.3. ELF 学术生态、作者能动性 & 解释边界

英文子语料来自国际期刊，应置于 ELF 学术交流中理解，而不能视为“英语母语文化”的直接样本。即使筛选时排除了汉语第一语言作者，也不能据此确认其余作者均为英语母语者，更不能将其合并为同质的西方写作群体。前述同作者跨语言研究显示，写作者会随发表语言和期刊场域调整互动元话语；这说明模糊限制和增强并非固定文化习惯，而是作者从多语修辞资源中作出的情境化选择。

因此，本研究观察到的是“一个中文期刊样本”与“两个英文国际期刊样本”之间的联合差异，其中语言、期刊、作者构成、研究主题和文章类型尚未完全分离。现有数据不能支持“英文作者天生更谨慎”或“中文作者更强调确定性”等群体性结论。更严格的后续研究可采用同一作者的中英文配对文本、匹配主题与研究方法、扩大各语言的期刊层级，并报告语步和词项标注的一致性；同时结合历史投稿指南、审稿意见或作者访谈，检验期刊规范如何进入实际修辞决策。

5. 结论

本研究对 50 篇中文和 50 篇英文应用语言学论文摘要进行了可比语料分析。样本内, 中文摘要的增强标记语多于模糊限制语, 英文摘要则相反; 按语步看, 两种语言样本的增强标记语都在结果语步最集中, 而模糊限制语的分布存在差异: 中文样本主要位于结果和讨论, 英文样本则较多分布于引言、结果和讨论。语境分析进一步表明, 两类资源并非简单对立: 作者可以用增强标记语确认证据与发现的联系, 同时用模糊限制语限定外推范围; 同一词项也会因语步、搭配和作用域不同而改变功能。因此, 本文只把这些频率和比例视为本样本的描述性模式, 不使用未报告检验支持的“显著差异”表述。

本研究的主要推进, 是把宏观语言文化对比改写为微观、中观和宏观相互制约的解释: 语步任务与词项功能说明立场资源在何处、针对何种命题发挥作用; 期刊定位与投稿规范说明作者面对怎样的篇幅、读者和贡献要求; 跨文化修辞与 ELF 视角则强调国际学术英语的异质性和作者能动性。对写作教学而言, 重点不应是笼统要求学生“多用模糊语”或“少用增强语”, 而应训练其依据目标期刊、语步任务和证据强度校准主张。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作者、主题和研究方法未作逐篇匹配; 中英文“字/词”单位并非完全等值; 现行投稿指南也不能替代样本时期的实际编辑与审稿过程。未来可扩大分层语料、采用同作者或同主题配对设计, 建立带双人标注一致性检验的语境化词表, 并结合历年指南、审稿文本和作者访谈, 进一步检验体裁、制度与作者选择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 [1] Hyland, K. (2017) Metadiscourse: What Is It and Where Is It Going?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3**, 16-29.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7.03.007>
- [2] Thompson, G. (2001) Interaction in Academic Writing: Learning to Argue with the Reader. *Applied Linguistics*, **22**, 58-78. <https://doi.org/10.1093/applin/22.1.58>
- [3] Hyland, K. (2005). Metadiscourse: Exploring Interaction in Writing. Continuum.
- [4] Lakoff, G. (1973)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Logic*, **2**, 458-508. <https://doi.org/10.1007/bf00262952>
- [5] Hyland, K. (1998). Hedging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rticles.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https://doi.org/10.1075/pbns.54>
- [6] Bhatia, V.K. (1993)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Longman.
- [7] Kaplan, R.B. (1966) Cultural Thought Patterns in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ing*, **16**, 1-20. <https://doi.org/10.1111/j.1467-1770.1966.tb00804.x>
- [8] Connor, U.M. (1996) Contrastive Rhetoric: 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Language Writ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1139524599>
- [9] Connor, U. (2004) Intercultural Rhetoric Research: Beyond Texts.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3**, 291-304. <https://doi.org/10.1016/j.jeap.2004.07.003>
- [10] Brown, J.D. (2022) (Re)turning to Contrastive Rhetoric's Basic Communication Principles: A Common Ground Theory Perspect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5**, 77-87. <https://doi.org/10.29140/ajal.v5n2.783>
- [11] Mauranen, A. (2012) Exploring ELF: Academic English Shaped by Non-Native Spea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2] Flowerdew, J. (2022) Models of English for Research Publication Purposes. *World Englishes*, **41**, 571-583. <https://doi.org/10.1111/weng.12606>
- [13] Deng, L., Wang, M. and Gao, X. (2023) Predicting the Variation in Stance-Taking: The Use of Evaluative-That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cademic Writing. *Scientometrics*, **128**, 3283-3311. <https://doi.org/10.1007/s11192-023-04700-x>
- [14] Hu, G. and Cao, F. (2011) Hedging and Boosting in Abstract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Articl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Medium Journals. *Journal of Pragmatics*, **43**, 2795-2809. <https://doi.org/10.1016/j.pragma.2011.04.007>
- [15] Wang, J. and Zeng, L. (2021) Disciplinary Recognized Self-Presence: Self-Mention Used with Hedges and Boosters in PhD Students' Research Writing. *Sage Open*, **11**, Article 21582440211005454.

-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11005454>
- [16] Gong, H., Liu, L. and Cao, F. (2023)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English and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by the Same Chinese Scholars.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 Education*, **22**, 542-558. <https://doi.org/10.1080/15348458.2021.1932504>
- [17] Ekoç Özçelik, A. (2023) Hedges and Boosters in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of Turkish and Chinese Scholars. *Dil Eğitimi ve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9**, 150-162. <https://doi.org/10.31464/jlere.1057023>
- [18] Chen, B. and Huang, J. (2023)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Writing English Abstracts: Challenges, Errors, Improvement Tips, and Critical Reflections. *Sage Open*, **13**, 1-16. <https://doi.org/10.1177/21582440231194188>
- [19] 陈庆斌, 时会杰. 学术期刊论文摘要中立场标记的国际化研究——以语言学期刊论文英文摘要为例[J]. 外语学刊, 2024(4): 23-30.
- [20] Qiu, X., Wang, Y.A., Dartey, E.A. and Kim, M. (2024)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Expert and Student Disciplinary Writing: Exploring Intrageneric and Functional Varia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73**, 124-140. <https://doi.org/10.1016/j.esp.2023.10.007>
- [21] Dontcheva-Navratilova, O. (2025) Hedges and Boosters in L2 (Czech) Master's Theses and Published Research Articl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5**, 73-90. <https://doi.org/10.1111/ijal.12602>
- [22] Chaisiri, P., Kumdee, S. and Pramoolsook, I. (2025) An Analysis of Moves, Hedges, and Booster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of T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s. *Social Sciences & Humanities Open*, **11**, Article 101397. <https://doi.org/10.1016/j.ssaho.2025.101397>
- [23] Saidi, M. and Talebi, S. (2021) Genre Analysis of Research Article Abstracts in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Journals: Exploring the Possible Variations across the Venues of Research. *Edu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021**, 1-5. <https://doi.org/10.1155/2021/3578179>
- [24] Huang, Y., Li, K. and Li, D. (2026) China's Local Scholarship Goes Global: Revisiting Bilingual Editorial Guidelines for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ly Indexed English Academic Abstracts. *Learned Publishing*, **39**, e2069. <https://doi.org/10.1002/leap.2069>
- [25] 顾琦一, 张赛, 陈方. AI 时代的中国外语教育: 认知、社会和情感维度的再建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6): 901-912.
- [26] Sato, M., Salas, G., Freeborn, L. and Tajabadi, A. (2025) TBLT, Engagement, and Group Synchronicity: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ffective, Soci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Task-Based Performance. *TESOL Quarterly*, **59**, S88-S114. <https://doi.org/10.1002/tesq.3408>
- [27] 张素敏, 闫东雪. 图-词干扰范式下续作在高中英语学习者情绪词加工中的作用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25, 57(5): 732-744.
- [28] Cai, H., Yan, X., Chuang, P.L., Pan, Y. and Huo, M. (2026) What Makes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Difficult? A Feature-Based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Item Difficulty. *Applied Linguistics*, **47**, 406-428. <https://doi.org/10.1093/applin/amaf079>
- [29] 《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本刊稿约与投稿须知[EB/OL]. <https://wjyy.cbpt.cnki.net/EditorGN/PromptPageInfo.aspx?c=1&t=v>, 2026-08-26.
- [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d.) Applied Linguistics: Information for Authors and about the Journal. https://academic.oup.com/applj/pages/general_instructions
<https://academic.oup.com/applj/pages/about>
- [31] Wiley and TESOL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n.d.) TESOL Quarterly Submission Guidelines and Open Science Guidelines.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5457249/homepage/forauthors.html>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page/journal/15457249/homepage/open-science-guidelines>